

张悦然
——
著

水仙已乘鲤鱼去



 人民文学出版社

水仙已乘鲤鱼去

张悦然
——
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水仙已乘鲤鱼去/张悦然著. 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6
ISBN 978-7-02-011837-3

I. ①水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53318 号

责任编辑 樊晓哲
责任校对 韩志慧
责任印制 徐 冉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13 千字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10
印 数 1—20000
版 次 201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1837-3
定 价 4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我常常陷于无爱的恐慌中。

0

这是我给你的备忘录，孩子。

愿你记得来过，记得我们一起度过的短短岁月。

愿你记得痛过，记得分别时我的不舍和无奈。

愿你记得听过，记得一个从我到你，爱的轨迹划下的故事。

一月六日，今天早上我们吃了烤吐司和杏子酱，这是我们最后的早餐，我的宝贝。

有一天，我终于老了，那时你已长大，与我如今的模样相仿。而他们都走了——他们是一些曾对我重要的人，包括你的父亲。坐沉着的船离开，去向水底或者冷寂仙境。没有谁能来得及看足谁的成长，没有谁当真能够陪谁翻山越险，抵达人生的极乐。他们不过都是我人生长长短短的段落，有一天，我也会成为你的段落，我的孩子。

但你不要为此过多地伤悲，我年轻的时候也曾如此，脑海中充斥着离别、永诀、错过这样的一些词。每每想到与爱的人分开，就会心痛和不甘，还是因为对世间的情意有着太多贪恋。我想你该成熟得



很快,也会像我一样,有一天懂得恬淡地把不能抓到的放走。你记得我对你说过的有关放生鲤鱼的梦吗:

我常常梦到古城丽江的小河,水在哗哗哗哗地淌着,就像我这从未停息的奔腾的梦。我又梦到和你的父亲去河边放生鲤鱼。天色已晚,穿着纳西族艳丽衣服的妙龄女子守在盛满鲤鱼的木桶旁边,手捧着花朵形状的蜡烛。我们掏出钱给她,她使用木头小桶舀上两只鲤鱼。她举着蜡烛把我们送到水边。你的父亲是个高大的男子,他习惯性地站在我的左边。

我们俯下身子,相视一笑,闭目许愿。然后把那红艳艳的鲤鱼放进水中。它们顷刻间便游走了,借着微明的烛火,看到鲤鱼摇曳的尾巴渐渐消失不见。你一定会问我许了什么愿——我想你该是个充满好奇心的小孩,坦白说,我已经记不清了。大抵不外是恋爱中小儿女热衷的那类许愿,有关永远,有关不离不弃,相濡以沫。我的宝贝,你可知道,当我的手濯在水中,鲤鱼就要挣脱、游走的时候,我是多么不舍。因为等待愿望实现的时间是这样漫长,等来的时候,大抵也不是彼时的心境。因此许愿的这一刻,其实才最为可贵,就像春天里绽放的第一朵小花,那乍然涌上来的香气,闭上眼睛就可以想象成身在满树繁花的庄园。时间就该静止在那一刻。

孩子,你在秋天到来,像是一朵在天空中飞累了,忽然决定降落的蒲公英,无知无觉地落在我的身体里。你是个特别安静懂事的孩子,你知道那时候我的生活一片忙乱,所以你让自己不多给我添一点麻烦,你手脚动得很轻微,也只在我睡觉的时候。所以,我第一次看到你,是在梦里。自从你到来,我反复做着在丽江河畔放生鲤鱼的

梦,艳丽,缥缈,宛如春好的月夜不灭的花灯。那时我还未得知你已到来,只有先行的梦给着某种飘忽不定的暗示。

解梦的书上说,梦见鲤鱼是吉兆,不久,你便来了。你是寂寞的水底开出一朵娇艳的珊瑚礁。我猜测你是个女孩儿。喜欢给我制造小浪漫和艳丽的梦境。并且,你在我身体里给我一个长久对峙的力,像是一场拔河。这样的感觉非常奇妙,但我肯定,那是女子和女子之间的。你有时娇纵,有时宽容。我要叫你 Narcissus,我的宝贝,因你应该像希腊神话中美少年纳瑟斯一样好看,有如水仙花瓣般洁白的脸颊,并且总是浸在水中那样的清冽冰静。在我的梦里,鲤鱼游走了,你便来了,因此,你应当是生在水边的。并且我希望你懂得爱自己,赞美自己,在独处中找到乐趣。因你要知道,没有人能够一直伴你,当他们突然消失,你也不要紧张。你该学习自恋的纳瑟斯,他迷恋自己的影子,终日与影子纠缠玩耍,不知疲倦。

我多么想带你去看看那个在温和日光里昏昏欲睡的古城,多么想给你买彩条旗帜一样花花绿绿的衣服,坐在茶几前面陪你玩积木和拼图。你开始会说话,声音清冽如泉水,你一定擅长讲故事,坐在秋千上,周围会坐一圈虔诚的小听众。但我不确定你是否如我一样喜欢悲剧故事,不动声色地看着小伙伴掉下难过的眼泪,心中沾沾自喜。等到你再长大一些,偶然的一天你在书柜里发现了一本妈妈写的书,你会不会充满喜悦地叫着“妈妈”,“妈妈”向我跑过来。我看到你如试飞的小鸟,翹羽在日光下振颤。

可是事实上我已经决定阻止你的到来。就是今天,下午三点之



后,从我的身体里剥离。我们就这样道别,再无相聚。所以以上种种,不过是我的幻想罢了。孩子,你的妈妈是个女作家,以杜撰故事为生。她写过那么多的故事,从旧城墙上的女鬼到鹁鸪村的乱伦少年,从殉情的葵花到转世的黑猫,然而她的故事却没有一个是真的。她把别人的故事当自己的,她把自己的故事当别人的,因此她写别人故事的时候潸然泪下,然而过自己的生活时却麻木、迟缓。

孩子,原谅我放弃了你。是的,你那么好,你是小鸟、晨光、粉红色、珊瑚礁。你是我放生的鲤鱼,许下的心愿。但你的美好并不能令我鼓起足够的勇气迎接你。在纯洁的新生命面前,我不能说谎,不能许下虚妄的承诺。所以我只能坦白说,孩子,我大概不能给你欢愉的童年,坚强的意志,充足的热情。因为我已经决定去漂泊,什么也不带着。唯有写作是我永远的情人,我迷恋着也真也幻移花接木的故事,等到写不动了,我就找个小城住下,也像我写过的老妪那样,坐在城墙脚下,说着云雾缭绕的故事。我看上去那样衣衫褴褛和落魄,门牙掉了,漏风,有些字怎么也咬不清。可是他们都不能嘲笑我,因为我变成了蝴蝶。谁也抓不住我。

我掠过人间那一层又一层起起落落的故事,用女巫那针芒般的眼神看穿了那些迷惘者的心思,发出不连贯的长尾音笑声。

为了不让你在寡爱多憎、欲念泛滥的童年挣扎,为了不让你继承我的哀怨和乖戾,为了让我做一个没有牵挂的说故事的人,为了让我飞掠这烦扰的尘世,归于隐灭,我只能放弃你。好在只有不到三个月,也许你根本不会对我存有记忆,如果有,恐怕也是对一只习惯性

痉挛的腹腔的少许怀念吧。它对于你而言,是一只不断渗透进烟气和酒味的睡袋。

Narcissus,妈妈从来没有送你礼物。你还总是收到一些沉淀的尼古丁和酒精,它们就是我作为一个失败母亲的罪证。人世之轻,我真的不知有什么是最可贵的,可以在临别的时候赠予你。想来想去,也许只有一段记忆——我决定把我的故事说给你听。你把它带走。这样,它便再也不会被开启,像是一个漂流在轮回时光中的瓶子,不会进去尘埃,不会被风雨打坏。如果你不喜欢它,把它丢在奈何桥边的树下,那么它也许会成为排起长队等待转世的无聊人用来解闷的旧画书;如果你还算喜欢它,把它偷偷藏在舌头下面,没有喝下孟婆汤,那么也许在另外的时空光景里,你也会变成一个说故事的人,说着我的故事。路人对着我的故事指手画脚,宛若在看一件前朝的古董。

1

那里很亮,虽是冬天却不觉冷。璟在大家的目光里走到台上。她穿着一件黑色网状的披肩式毛衣,倦倦地垂到地上,头发是美丽的小卷,高高地吹起来,露出光洁的额头。眼角是明媚的水紫色,轻轻擦亮的嘴唇,像刚刚洗过水滴未干的水果。

“这就是我们年轻美丽的作家璟小姐。”他们这样介绍。而她已经渐渐习惯,耳朵里浸满了那些像花哨的糖纸一样脆生生的恭维。在这个时候她会配合地露出微笑。台下有人发出惊异的赞叹,因她



的年轻和光鲜。他们一直注视着她，她是这所有灯下的聚点，在波光粼粼的艳羡声中熠熠生辉。

这是璟的新书发布会。宽阔的大厅里，聚满报社和电视台的记者。她站在前台的正中央接受他们的提问，身后是新书的巨幅宣传海报。她的新书累砌成垛，在她的左右两方。封面一如既往地是她喜欢用的深红色封面，黑色划痕的切割令它像是一只性感的嘴唇。从她站的位置只能看到连成一片的书脊，都是那四个字《苍白声部》。苍白声部，苍白声部，璟这才发现，这四个字念得多了，像是迷惑人心的咒语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当她看到自己的书累砌在一起时，就会感到一阵心悸。也许它们会骤然坍塌，跌在地上，烂成一堆泥浆。她便从此一无所有。

她知道，这其实是一种被害妄想，她从未有一个时刻，因她所拥有的而感到愉悦。她缺乏安全感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，无论上帝把多重的砝码放在她的手心，一切也不过都如少年时不小心松开手，旋即无情飞走的氢气球。

她也害怕人群。对人群的恐慌植根于童年，无法消去。很久之后，丛微那句似是呓语的话——“我看到很多很多的人贴在我的皮肤上，但我不能去抓，如果去抓，就会溅起血来”，当璟再度想起，周身就好像有小虫在啃噬。

如今天这样的场合，她已经见识过许多，看起来神色从容，游刃有余。但倘若心念一转，璟就会忽然感到人群顷刻间变成兽群，朝她冲过来，来撕烂她的耳朵，来戳伤她的眼睛。今天她感到格外不安，也许因为腹中那株秘密扎根的小植物。它无邪地伸展四肢，只顾生

长,却不知外面世界的险恶。她总是会担心她受到伤害,那种保护的意识是如此本能,她终于明白,当一天母亲,就会具有母亲的天性,谁也不会例外。她在心中不断询问她,这里灯是不是太亮了,你是否害怕这样多的人……

正当沉浸在与腹中小精灵的交流中时,记者们的提问打断了她:

“在《苍白声部》中,你写了一个和你年龄相仿的女孩的成长历程,她也是一个写作的女孩子,请问这是不是一部自传体小说,故事中的女主人公是不是就是你自己呢?”

“女主角的一部分经历与我相似。”璟淡淡地答。她极其讨厌一切对于从前的窥测。然而在璟的潜意识里,也有着一些倾诉的欲望,但她越成长,越孤独,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聆听者。所以潜意识里她希望那些事情可以像陈旧的鳞片一样层层剥落,没有了它们的赘负,她将变得轻盈光滑,此间的疼痛也是在所不惜。

“在你这本书里,女主角小的时候像灰姑娘,受了很多苦,你把她的心灵刻画得细致入微,是因为你的童年也有相同的经历吗?”另外一个穿着红色毛衫的女记者站起来再问。

“我是否经历这些不重要。但我相信,灰姑娘变成美丽的公主,是每个自卑女孩的梦,我写这本书,愿她们看到光亮和希望。”她略有生硬地闪开有关自己的问题。她变得越来越敏感,也许对于其他作家来说并不过分的问题,在她看来,都像是不怀好意的窥私镜。

“你出版的书受到那么多读者的喜欢,现在已经是最炙手可热的文坛新秀。有人说,你获得的荣誉已经远远超过了女作家丛微,你自己怎么看?”



“谁也不能代替丛微。”璟斩钉截铁地说。

“那么您对丛微女士的不幸有何感想？”又一人见提到了丛微，顺势试探性地问。

“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，对不起。”璟说完，冷冷地走下台，记者招待会提前结束。

.....

新闻发布会结束后，璟没有参加午宴。她独自匆匆离去。编辑送她到大门口。他是个三十多岁的男子，抽烟斗，笑起来下巴上有一道小小的沟壑——她之所以注意到这个细节，是因为这和沉和很像。他对璟极是关怀，甚至有些宠溺。所以每次出版新书对她而言都是一件愉快的事情。阅读完初稿，他都会很激动地告诉璟他的感受。然而很多时候，和他谈着小说，璟会突然失神，她想起沉和坐在她的对面和她讨论小说的情景。沉和没有半分妥协，甚至对于某些意见的坚持几近一种命令。她也不肯屈服。两个人就坐在咖啡店这样的公众场合大吵大闹起来，引得周围的人都去看。他们看起来像是一对在闹别扭的小情人，争论的事情仿佛都很严肃、重要，然而谁又能知道，他们说的是戏中的事呢？璟至今想起，仍旧会笑起来。他们争论男主角应该坠机死去还是被情杀，他们争论女主角为什么要离开男主角，他们甚至为了一个小男孩的名字争执，倒像是给他们自己的小孩取名字。

眼前的新编辑也没有什么不好，对她的生活和写作都关心备至。此刻他尾随璟向外走，璟对他说，下午还有其他的事，不能留下和大

家一同吃饭。他于是送她至门口,也不会多问。他对她的私生活一无所知。

没有人知道她的生活。这正是璟所希望的。

璟终于逃离了喧闹的礼堂,穿着黑色的侦探大衣走在北京十二月的风雪里。围巾不断掉下来,又被她重新绕到脖子上。路过寂寥的广场,她看到一旁的小尖顶木屋里,鸽子们在里面咕咕地低声叫。雪封了它们的窗,但新鲜的冷空气是最刺激和兴奋的,所有的鸽子头都聚到窗边,宛若吸大麻者似的,一边抽搐,一边猛吸。璟停下脚步,看着它们。她猜想探头出来的是那只刚刚独立的小鸽子,而它旁边那个紧紧和它依靠着,又对它的举动都小心地注视着,应当是它的母亲。自从腹中有了孩子,璟从什么平淡的事物中都能看出一些母性来。她甚至在就要去欧洲大学讲学之前,对这个北方城市产生了强烈的依恋,这个城市的线条变得柔和,绵细的冬雨、弥久不散的大雾都像是母亲的手在抚摸。

她一路从礼堂走来,极是小心。这雪化了又下,下了又化,地面深深浅浅,常有人走的地方就会很滑。她走得很慢,迫切地需要一排树木,使她能够扶着前行。璟从未因为走路这样紧张,她多么害怕摔跤,多么害怕伤害了腹中的它。这很好笑,璟想,她为什么要如此害怕,反正再过几个小时,她终是要动手术,把它彻底拿走的。那时它就会断绝呼吸断绝养料的吸纳,从此与她断绝。她在送它去受刑的路上,却做出如此关心它、在意它的模样,璟觉得自己可耻。

她忽然一阵心酸,胸口又觉得很闷。在一棵树前停下来,俯身呕吐。她已经开始习惯呕吐,此刻她甚至留恋这呕吐。她将失去这样



的行为特征。她久久地把头埋在竖起的领子里，靠在树上。有人路过，走过来拍拍她，问她是否需要帮助。她摇摇头，肯定地说自己没事。路人便走远了。璟想，这种陌生的关怀也是唯有孕妇才享有的权利，她有一闪而过的满足感，旋即感到一阵酸楚。

璟靠在树边，看了一下手表，离下午和医生约定的时间还早，她却又不想去吃饭。璟环视四周，朝一个外卖窗口走过去。她伸手递上几块硬币，换了一杯冷的酸奶——她和所有孕妇一样喜酸。璟双手捧着冰冷的瓷瓶坐在路边的长椅上。她忽然那么强烈地想要和它说话。她仿佛看到它在晦暗的子宫里仰着一张如夜明珠般发亮的小脸。

2

人的一生可能搬很多次家，可是璟相信每个人都有他所归属的地方。并且璟知道，桃李街3号是她的归属地。那儿并不是她出生的地方，也不是她居住最久的地方，只是因为她离开那里便会不断地梦到那里。璟常觉得从前的某些记忆，像是落下的病根，到了某些晚上就像风湿病发作，悠悠散散地就从骨头里飘了出来。

女孩璟第一次到桃李街3号的时候，只是觉得它像童话里的城堡——她从小对于童话里一些意象十分迷恋，诸如城堡、神灯，咒语等等，可是她却忘记了，城堡同时也是恐怖故事发生尤为繁盛的地方，它哀伤而电闪雷鸣。她正走向一个诡异的迷宫。

璟一直都记得和妈妈搬去桃李街3号的那一天。下了很大的

雨,天空是带着嫌怨的女人的脸,似有阻挠她们搬家之意。

璟的妈妈曼,穿着咖啡色扇摆式的收腰裙式风衣,只夹着很小的拼色皮子的挎包,走在前面。而璟却拖着很大的木箱,里面塞满了从前奶奶买给她的玩具,给她做的衣服和绣的枕头。曼不许璟拿这些,说,去了那边就什么都有了。可是璟看着那些缺胳膊缺腿的娃娃,露着棉花的冬衣,却哪一样也舍不得丢弃。曼回头瞥了璟一眼,骂她没有出息。曼从前的衣服一件也没有拿走,临搬家前的那小段时间里,她只是认真地坐在梳妆台前面化了个无懈可击的妆,喷了些小圆瓶里的香水——她这次喷了许多。她从前告诫璟不许动她的小圆瓶,那个的价值够她们吃一个月的饭,可是今天她几乎把一整瓶香水都洒在了身上。

璟因为拖着箱子,没有办法打伞。她淋在大雨中,透过被雨水模糊的视线,她看到曼撑着一把白色花边的小洋伞,脚底的高跟鞋被踩得咯咯响。她如一只走进自由的大森林的孔雀一般地展示着优雅。那个时刻,任谁都会忘记,曼已经是十二岁孩子的母亲。

她们一前一后这样在雨中走着。璟知道很多人向她投来怜悯的目光,他们一定疑心她是这美丽少妇的小仆人,大约是惹到主人生气了,作为惩罚,便要淋在大雨中。不过璟不介意这些,奶奶临死前对她说,要尽量顺着这女人,在成年和足够强大之前,至少她可以给璟一块栖身之地。后来璟长大之后才发现,她的奶奶和妈妈虽然彼此仇恨和诅咒,但她们性格中有很多相似的地方。作为女子的深深的算计和久久的记怨都在她们身上得到很好的体现。也必将在她这里得到延续。



当璟的衣服湿透的时候，终于走到了桃李街3号。

桃李街是她们不常来的地方，这边大都是有独立花园的小楼。道路两边一律是青色的大铁门，进进出出的是涂满阳光的豪华轿车，车里坐的是抱着长耳朵卷毛狗的美艳贵妇。璟知道妈妈痛恨她们，却极是喜欢她们身上的行头。偶尔经过这里看到那样的女子，曼都会用一种复杂的表情看着她们，表情里面充满了嫌恶和厌倦，仿佛再也不想多看一眼。可是她的眼睛却半刻也不肯离开她们——她是多么喜欢她们身上的衣服和配饰啊。那个时候璟却不知，曼有朝一日会成为她们当中的一员，此前她所做过的细致的观察终究没有白费。曼可以那么轻易地成为一个举止优雅的贵妇人，完全得益于她曾付出去的那些恶狠狠的目光。

桃李街3号的大门虚掩着。曼也不去按门边的铃，径直就向里面走，俨然一副女主人的模样。穿过蔷薇花丛和葡萄架，她们走到了那幢二层小楼的前面。小楼是奶油色，像一头食欲不振、精神萎靡的小白象，安静地坐在这个静谧花园的最深处。璟现在才知道，原来桃李街里面的房子是这么好看。先前只在外面的道路经过，看到黑色雕花铁柱的大门，看到大束蔷薇花从里面探出头来，连它们都好像沾上了高贵的气质，被浸染得这样忧郁和深沉。

曼按响了白色楼房大门口的门铃。门打开了。璟随曼走了进去。曼对门里面那个正注视着她们的男人说：

“我搬来了。”

到了秋天的时候，曼就和那个叫作陆逸寒的男人结了婚，成了桃李街3号的女主人。陆逸寒比曼小三岁，是艺术品拍卖公司的老板